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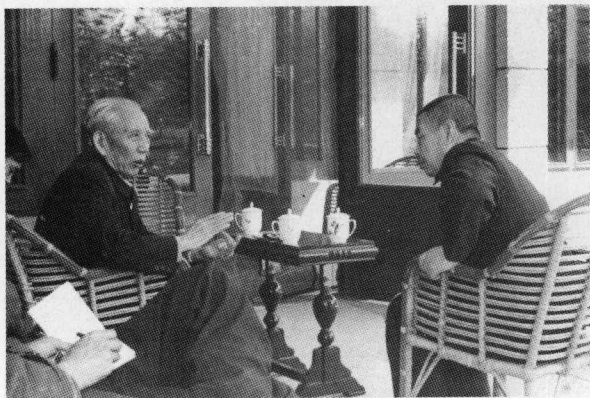
民族研究文选(四)

谷苞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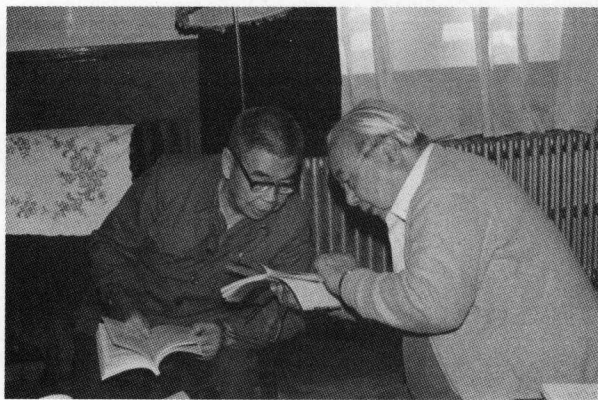
1958年9月,国家主席朱德(左1)视察新疆工作期间,召见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右1)、负责筹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负责人包尔汉(左2)和谷苞(右2)。



1981年5月,王震同志视察新疆工作期间,召见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谷苞,指示必须重视加强培养少数民族的青年研究人员。



1981年3月,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同志召见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谷苞,指示加强民族研究工作等问题。



2002年,费孝通老师来甘肃进行调查研究期间,讲述他最关心的富民问题。



离休后,定居兰州,与老伴尉迟淑君
在黄河母亲雕像前留影。



与西北民族大学郝苏民教授亲切交谈。



与中央民族大学林耀华教授在一起。



在90寿诞座谈会上。

前 言

我很庆幸，我的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是从农村、牧区实地的社会调查开始的，并且长期坚持了下来。解放前，我先后在云南省的呈贡县、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聚居区以及山丹县、秦安县和会宁县进行过社会调查。1946年，我曾在卓尼杨土司管辖的洮河流域的卓尼县与白龙江流域的迭部县进行过半年的社会调查，曾写过《卓尼藏区的土司制度》、《卓尼藏区朱扎七旗的总承制度》等十几篇文章，分别发表于天津《益世报》、上海《光》杂志、南京《边疆杂志》等报刊。1948年，在山丹县的调查，我曾写过两篇短文，发表于当时北平市出版的《新路》杂志第19期和第21期。一篇题为《河西——农民的地狱》，另一篇题为《河西农村的崩溃》。两文发表后，当时兰州女中的校长沈滋兰曾告诉我，她听到了解放区的电台广播了我的文章，另外，在我家隔壁甘肃广播电台工作的赵同志也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并劝我外出躲避。当时我们全家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我的妻子尉迟淑君患上了心脏病，心跳难受，夜间很难入睡。

1949年8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兰州。当天早上第二兵团政治部的宣传科长高琳同志骑马到我家来找我，说是第二兵团的许光达司令员和徐立清副政委约我谈话，要我马上就。我首先见到了徐副政委，他对我说：解放军进军新疆，

需要对该地区民族情况有研究的同志参加到部队中来，并说参军、随军都可以。参军是参加解放军，随军是仍穿便服随部队行军，并说参军在行军中比较方便，要我自作选择。我选择了参军，并于8月26日晨随部队向新疆进军。当天部队给我配备了一匹马，并让一位年轻战士照料我的生活。置身于威武雄壮、高歌猛进的行军洪流，我深受教育。在胜利的进军中，歌声不断，唱得最多的歌曲：一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三是王震将军作词的《凯歌进新疆》。^①

我曾目睹解放军战士背着步枪、子弹袋、干粮袋等负重步行的情况，也曾目睹解放军的营长、教导员、连长、指导员等军官抢着替体弱的战士背步枪、子弹袋等。此情此景，着实感人。对我来说，真可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部队行经每个村庄、城镇时，都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夹道欢迎，男女老少手里都拿着煮熟的鸡蛋、馍馍、盛满茶水的大碗，热情地给行进中的战士们分发。这种“箪食壶浆”的劳军场面，着实感人。真乃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部队领导虽然给我配备了一匹马，由兰州到酒泉县七百多公里间，我始终拉着马步行，一次也没有骑过马。不是我不会骑马，而是我这个新参军的知识分子，面对负重步行的战士和军官，怎么可以心安理得地骑在马上呢!?

部队行军到武威县城时，我穿的布鞋有点破了。第二兵团政治部主任胡友之同志对我说：“谷同志，你的布鞋已经破了，我给你另换一双吧。你穿的布鞋，只能在城市里穿穿，不适合行军。我们穿的布鞋，是解放区的妇女为拥军而做的，千针万

① 王震同志作词的全文是：“白雪罩祁连，乌云遮着天。八月秋风狂，凯歌进新疆。”

线，鞋帮鞋底都很厚实。”说着他打开自己的背包，取出了一双新鞋，让我试穿。我穿上这双新鞋，在屋内走了两圈之后说，大小合适。他一边说着，一边又脱下自己脚上穿的一双，让我再试试。我试穿后说，这双松软多了。胡主任说：“你就穿这双吧！新鞋的鞋帮较硬，容易夹伤脚。”这种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的革命情谊，使我深受感动。这双鞋我穿了整整三年，也可以说，我是穿着这双鞋，走上革命道路的。

我由兰州到达乌鲁木齐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段。由兰州市到酒泉县是步行；由酒泉县到新疆省哈密县是乘汽车；由哈密县到乌鲁木齐市是乘苏联飞机。不久，我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研究室的研究员。研究室的主任由新疆分局宣传部长邓力群同志兼任，副主任由办公厅主任侯亢同志兼任。

1955年，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改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我在研究室共工作了6年7个月。累计有四年多的时间，是在南疆维吾尔族农村和北疆蒙古族牧区、哈萨克族牧区进行社会调查的。这些社会调查都写了调查报告，并先后向王震书记和王恩茂书记作过汇报。我所参加的社会调查工作，都是结合参加减租反霸、土地改革以及互助合作运动进行的。譬如1951年10月，我参加了莎车县的试办减租反霸工作，并写了调查报告《莎车县四区四乡调查》。1952年5月，我参加了阿克苏县的试办土地改革，并写了《阿克苏县第一区第五乡调查》。该文经邓力群同志修改后定稿，载于邓力群著的《延安整风以后》一书，由当代中国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又载拙著《民族研究文选》（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这期间，邓力群同志与我合写了《南疆的瓦哈甫地问题》一文，原载于1952年4月18日《新疆日报》，后编入《南疆农村社会》一书，1953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由新疆人民出

出版社再版。

1955年5月，自治区党委任命艾斯海提（时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和我筹备建立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后来我任副院长。文革以后，1981年我被任命为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1984年9月离职。我是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科学界）。1984年9月离职后仍然担任第六届政协委员五年。我在职时，我的职务为院长、研究员^①。1992年10月1日，国务院给我颁发了《政府特殊津贴证书》。从那时开始到现在，我每年都能领到国务院特殊津贴。

由于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国内学术界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我曾经担任过新疆史学会的首任会长，中国史学会第二届和第三届的理事，中国民族学会的副会长、顾问，中国民族史学会的顾问等等。

我今年已经91岁了，回顾我的一生，我认为参加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研究室和自治区党委研究室的学习和工作，深刻地影响了我以后的大半生，也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由于这个重大转折，在王震同志、徐立清同志、汪锋同志、邓力群同志的热情帮助下，我的思想改造、学习和工作受到了很多教益。我曾设想过，如果我没有参军的经历；如果没有在自治区党委6年7个月的工作和学习；如果没有在新疆农村和牧区长期从事社会调查研究的历史；如果我还继续在大学里教民族学和社会学，我的思想改造和工作成绩，必然会差得很多。我很庆幸，我的这个大转折充实了我的后半生。

^① 自治区职称改革办公室评为社会学研究员，自治区人事厅于1983年11月1日颁发了《专业技术职务高级资格证书》。

目 录

前言	(1)
新疆墨玉县夏合勒克乡农奴制度的调查报告	(1)
莎车县四区四乡调查	(87)
云南田赋征实与农民负担	(103)
附记	(111)
苏四十三所领导的是民族起义，而不是宗教圣战	(113)
附录	(117)
关于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社会经济调查中了解到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写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报告	(124)
写给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并转汪锋书记的一封信	
.....	(135)
附件	(139)
我在新疆自治区党委学习和工作的回顾	(140)
三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	(154)
附记	(176)
纵谈民族学研究中的社会调查	
——访中国著名民族学家谷苞教授	(178)
在费孝通老师指导下云南社会学研究室的三年学徒生活影响了我一生	(183)

我对项颅二字全面的理解，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间	(190)
关于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进行社会经济调查的计划要点	(193)
在兰州市从事抗日爱国宣传的一年半.....	(199)
兰州旧事杂忆.....	(202)
国内师友来信.....	(224)
国外友好人士来信.....	(251)
谷苞著作目录.....	(257)

新疆墨玉县夏合勒克乡 农奴制度的调查报告

谷芭等著

目次

- 一、前言/2
- 二、夏合勒克乡的概况和关于和加的传说/3
- 三、和加庄园的基本特点/7
- 四、和加庄园内的全农、半农和帮农/14
- 五、和加庄园内的阿尔切和地待克/23
- 六、和加庄园内的阿克撒卡尔、安巴尔其和道阿/30
- 七、和加庄园内的租佃关系、雇佣劳动和自由农民/38
- 八、和加庄园内的经济外强制/44
- 九、和加庄园的生产情况/55
- 十、和加的生活与农民的生活/61
- 十一、从15个和加庄园到4个高级合作社/69
- 十二、结束语/83
- 附记/85

一、前 言

1949年新疆解放以前,墨玉县夏合勒克乡还存在着完整的农奴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和加(即和卓,意为圣裔)庄园。解放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教育并不断提高了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经过了改造农村政权、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反恶霸、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一系列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农民群众用自己的双手砸毁了农奴制度的枷锁,摆脱了劳役经济的桎梏,坚决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9年,只有9年,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夏合勒克乡也像南疆其他的乡村一样,已经完成了永远具有历史意义的丰功伟业,结束了农奴制度,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飞跃地揭开了社会主义的历史新篇章。往日15个和加的庄园已被社会主义的4大家——4个高级合作社代替了。

在夏合勒克乡上述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中,自治区领导为我们的调查工作规定了两项主要的任务:(1)解放前农奴制度的和加庄园及其在历史上的演变情况;(2)解放后建成4个高级合作社的情况与问题。我们的调查工作自始至终都是围绕着这两个中心问题,特别是前一个中心问题进行的。搜集资料的方法,我们是从三个方面着手的:(1)一般情况的座谈访问;(2)和加与农民典型户世代历史调查(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从目前的情况追溯到人们记忆尽可能远的年代);(3)宗教、家庭婚姻、礼俗等上层建筑的专题调查。这三个方面的调查是密切配合的,同时集中主要的力量进行了典型户世代历史调查。我们把做好典型户世代历史调查,当作了获得详细而深入的资料的一个主要方法,共做了75户和加与农民的世代历史调查,并从中选出了20户

的资料编辑为另一报告——《和加与农民世代历史调查选集》。^①这篇报告与上述选集可以看作是孪生的姐妹篇，可以互相补充说明。为了争取向读者多提供可以作为研究劳役制经济的参考资料，由于受着我们自身理论水平的限制，我们在这篇报告里着重作了资料的记述，对分析研究的工作做得很少。这次调查研究的时间共65天，原来参加调查组的干部有20人，后来实际参加工作到结束的共17人。在民族成分上，是以民族干部为主的。这是我们调查组的一个特点，我们认为也是一个很好的特点。

必须说明：我们这次的调查是在前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研究室与我们以往调查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以往的调查结果给我们这次的调查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帮助。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的调查是在自治区各级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的，也是在夏合勒克乡干部与群众的热情支持下进行的。解放了的夏合勒克乡的农民，怀着激动的心情，使用生动的语言诉说了他们屈辱的昨天和幸福的今天，他们也满怀信心地述说了他们的希冀和将要到来的明天。在这篇报告里，我们对解放前后的夏合勒克乡作了简要记述。

二、夏合勒克乡的概况和关于和加的传说

夏合勒克乡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专区墨玉县第四区的一个乡。位于和田绿洲的北部边缘，距墨玉县城北16公里。这里气候干燥，全年降水量仅50毫米，因而依靠雨雪是不能种植

^① 非常遗憾的是，这篇文章被定正清同志带到北京后下落不明，定正清同志已逝世。

任何作物的,农田全部要依靠从昆仑山流出的河水灌溉。在灌区,也就是在绿洲上,有纵横的沟渠,有密密层层防护林带,有星罗棋布的农家住宅和宅旁园地。绿洲上景色是十分美丽的,人们以“塞外江南”来形容是一点也不算过分的。农产品丰富而多样,稻、麦、包谷、棉花、油菜、胡麻、大麻、亚麻、绿豆、桃、杏、巴丹、葡萄、瓜类、蔬菜等样样都是宜于种植并能获取高额产量的。这里的居民全是维吾尔族,是勤劳、智慧而勇敢的。这里的田地显然不是大自然慷慨的赐予,而是劳动人民历代勤劳所创造的奇迹。然而,在解放前,由于受农奴制度的桎梏,这一切均无助于改善农民生计的艰难困苦和被奴役、被损害的地位。

在1949年,全乡的居民共680户,其中:15户和加占有耕地12432亩(他们在外乡占有的1246亩不包括在内);645户依附农民——农奴(包括全农、半农、帮农、阿尔切、地待克等,解释详后),占用份地1246亩;另外20户为和加的管家、仓库管理人员等。此外,15户和加还占有30000亩以上的苇湖地、红柳滩。按照和加们的说法,夏合勒克乡的天上地下,都是属于和加们所有的。

15户地主全是和加(圣裔),利用伊斯兰教在群众中的影响,都以“圣谱”装点了他们的身世,宣扬他们是圣人穆罕默德的后代,自称他们的骨头是白的,他们的血液是高贵的。强迫人们称呼他们为和加(圣裔)。关于和加们的身世和他们占有土地的来源,过去曾流传着很多不同的传说,这里举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1. 和加们的祖先原住阿拉伯白托拉城,因安集延人围攻城池,当时和加们的祖先(或说是一个大依鄙)见战火激烈,便嘱咐其后代(或说是他们的徒弟)毛拉那哈里帕说:现在城池难保,你们速逃离城镇投奔他方;并给他一根手杖说:你们走到任何地方

在大小便的时候,把手杖插在地上,上放“寨拉”(阿訇头上缠的白布帽),如果手杖在哪儿发芽,那儿就是你们的家乡。于是毛拉那哈里帕便率领二三十个信徒出行。他们到一处将手杖插一处,都不见发芽。一天,他们来到喀拉喀什河边(墨玉河边),天已近黄昏,这时要做“乃麻子”(礼拜)。毛拉那哈里帕便对信徒们说:“我去解手,请你们准备做乃麻子。”在他解手的时候,他把手杖插在地上,上放“寨拉”,顿时手杖发了芽,并把手杖上的“寨拉”刺破了。他兴奋地对信徒们说:“这儿是我们的家乡。”从此以后,这附近的地方都成了他们的家园,随从信徒的后代,也就变成了依附农民。还有这样一个类似的神乎其神的传说:据说毛拉那哈里帕来到墨玉县第二区时,当时很多土地被水淹了,于是毛拉那哈里帕便将手杖插在河边,霎时水便退了,露出了1000多亩土地,这些土地便归了他。后来他的子孙迁到了夏合勒克乡,招收各处无地的农民,开出了大量的土地。

2. 在二三四百年前,和加们的祖先从中亚纳曼干来到和田县。最初和加们的祖先牙和雅依都来到夏合勒克乡的时候,这里是一片荒芜的戈壁,仅有几户人家,他便住在这里。过了一年,有一个大官从这里经过,牙和雅依都向那个大官请求赐给他一张牛皮大的土地,那个大官不解其意,就盖印给了证明。这以后牙和雅依都把牛皮割成如丝一般细的皮线,他把皮线的一头放在“他瓦克奇”地方(墨玉县第三区);一头放在“喀拉苏”地方(墨玉县第四区);一头放在“吉给代枯赌克”地方(皮山县皮牙地方);一头放在“可提来克”地方。这样便将这一片广大的土地完全据为己有。牙和雅依都霸占土地之后,便召集四处农民来开荒。牙和雅依都死了以后,将这些土地留给了他的子孙,即后来的这群和加们。还有说是和加们的祖先曾到北京晋谒清朝皇帝,清朝皇帝问他:“你从遥远的地方到这里有什么要求?”和加们的祖

先说：“请你赐给我牛皮大的一块土地。”清朝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并给了字据。这样和加使用牛皮割成细线的办法圈占了广大的土地。

3. 和加们的祖先则克里牙依都有一天同和田县的艾乃木(大阿訇)一道去莎车县。在途中住宿的时候，则克里牙依都看见艾乃木口袋里的印章，他乘艾乃木熟睡的时候，偷偷地取出印章盖在一张白纸上。到了莎车县以后，他在白纸上填写“从阿克切克里到克提来克地方的土地都属于则克里牙依都所有”。这样则克里牙依都有了宗教证明，这片广大的土地就成为他的财产了。

4. 夏合勒克乡的西北角，有一个古城遗址。据说这个古城当年的皇帝与和加们的祖先是朋友，常有来往。有一天，皇帝去解手，和加们的祖先便偷偷将皇帝的印章盖在了一张白纸上，自己在这张白纸上填写夏合勒克乡的土地都归和加所有。后来皇帝死了，和加们的子孙凭借这一张伪造的文约，霸占了广大的土地。甚至和加们的后代，后来竟厚颜无耻地宣称他们是皇帝的子孙。

5. 和加们的祖先买吾拉乃海立派原住在依麻木艾布台尔麻扎地方(墨玉县第三区)，在那里传教，由信徒们开荒生产。在其后代牙和雅依都的时候，他从墨玉艾乃木伯克手里买了一块土地，四处招纳农民来开荒，引喀拉喀什河水灌溉土地。从此，这里的耕地面积逐渐地扩大了。

类似上述在内容上大同小异的传说是很多的。当然在这里我们并没有写上和加们自己编造的圣谱，根据这个圣谱他们的祖先一直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上述传说都是不可相信的，但它却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两个事实：

(1)在血统上，和加们和穆罕默德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